

我為什麼要信佛

張泓音

在這茫茫而空虛的苦海中，誰不想找個寄托之處？誰不想使個個精神得到真正的安慰，和永恒的快樂？可是，在芸芸的眾生中有幾個能得到這樣的幸福？一般的情形是權威宗教的信仰或是迷醉的生活；但是，權威宗教的信仰只是感情中盲目的皈依，畢竟是徒勞無功，無益於生命的發展，至多是欺騙自己加深自己的麻醉而已；至于花天酒地的迷醉生活，更祇算是慢性的自殺，因為它在客觀上無法改變痛苦的事實，在主觀上也無法達「長醉不醒」的境地，只是更加陷于痛苦的深淵了。所以我們對於身心的寄托需要比較精細的選擇，需要不斷理性的思考，才能得到真正永恒的依皈。

宗教中基督和回教，是主張上帝創造萬物，而且連人類也包括進去。如果真的如此，那我們人類的痛苦就不需要解決，我們人類的精神也不需要寄托，因為上帝早已給我們安排好了，我們祇好老老实實的忍受一切了。不然，我們就要問上帝能創造我們，而上帝又是誰創造的呢？

其次，就是一般的多神教了。一般多神信仰的對象，不管是有職司的或沒有職司的，差不多都被認為掌管人間的福禍權威，如果人們肯用大牲禮來祭祀的

話，管教是賜福無窮消患無形的，不然，也很難說了。

像這些不合理而充滿矛盾的宗教，怎麼會是我這多麼多想了人所追求的呢？

迷醉生活中，包括有積極名利的追逐和消極酒色的陶醉；可是，我們知道，名利初得時或許也有些微快樂，但得之後不仍是平淡無味麼？你看那些名利場中的人物，他們終日何僅感覺生活平淡而且還煩惱萬千呢！何況說名利也有失去的時候呢。

至於消極酒色和追逐聲色的生活，也是不能寄托的，因為寄托的目的是求安寧，幽暢，而醉酒和聲色却是相反的是煩躁和散亂，縱然能得到暫時的洗醉，但不能保證它不會有覺醒的一天，到覺醒的時候又怎樣呢？因而，真正積極的追求合理而又永恒的安慰，是極端需要的。

我本身雖僅十六七歲的年紀，但是，我已經過了好幾個宗教的信仰和對人生深省的思維，我費了不知多少次的思考，終於選擇了一個可愛而又可敬，合理而又合情的佛教作皈依處，而且還正式的參加了臺北佛教的青年群。會使我滿意佛教的理由很多，離了以上權威和迷醉的缺點，一時也舉不完它的長處，現在只以它的理性平等和教義覺醒方面提出幾點做為我信仰佛教的原因。

1. 佛教教義的大慈大悲，是無所不包無所不愛，它不僅對親人仇人以及一切人類要愛！就是那人看不起的蟻蟻以及其他的微生物，也都要愛護，這顯然比其他的宗教來得又徹底又偉大！何況在不損人的功利方面說

，顯恨心理是痛苦的而慈悲心理却是快樂的呢！

西洋某一派哲學家會說「慈悲就是罪惡」，可是，他怎麼會知道佛教的慈悲是消除罪惡，是積極鼓勵人們達到智慧覺醒目的真善美呢。

2. 教主釋迦牟尼佛，他本是一國的太子，他因看到當時印度階級壓迫的痛苦與人生不可避免的憂愁觸動了他那悲天憫人的心，不惜捨去自己榮華富貴的享樂，甘願行無人能忍的苦行去追求永恒的真理，結果他大覺悟大解脫了，又不厭煩的，以解脫的方法不辭勞苦去到感化人們！而且他對於人們永遠是那樣的慈親的。

3. 佛教中最中心的目標，是教人追求智慧的徹底覺悟，不主張人盲從附信與尊重的自覺自尊！佛教沒有承認他是獨裁的權威，他只是說，他和人乃至微生物，在心靈的本質上是平等的平等而相同，他所不同的地方，只是加一層實證的覺悟！可是，人人乃至微生物也都有覺悟的可能性，因此，他對人乃至微生物，老是那樣的平等的同情着，老是期望我們和他一樣達到覺悟。這種徹底民主淵深而合理的理論怎麼不使人敬佩！怎麼不使人信從！

僅僅祇此三點，就已够使我感到佛教的慈悲太廣大了！佛教的論理太平等了！佛陀的人格太偉大了！佛陀的智慧太高超了！於是，我深深的信仰了佛教！佛曆二五〇〇年四月一日寫於臺北。

向佛陀祈禱

陳建焜

我很榮幸，因為我已獲得了佛陀的慈悲。

並且，我深信佛陀，會賜給我更美的幸福！

我更敬佩偉大的佛陀，雙手捧着一顆虔誠的心，獻向佛陀。

從此：我的憂鬱有了慰藉；從此：我的心靈有了寄托；從此：我的創傷有了彌補；從此：我的思想有了歸宿。

佛陀是我生命的源泉；

佛陀是我生命的琴弦。

失去了佛陀，我的生命多無意義！

失去了佛陀，我的生命將會枯燥。

在我的心田裏，我願永遠向佛陀祈禱！

佛光撫慰着我的心靈

簡慈慈

黑暗的迷夢裏，透來無限的光明，使我在恐懼中獲得深深的安寧！

如他鄉的遊子遇見慈親，如浮散的白雲回歸于山巒。

呀！

是多麼的溫暖啊！

是多麼的感人！

黑暗的波浪中

傳來燈塔的光明，使我勇敢的握舵前進！

茫茫的意志束上堅定的帶子，惶惶的心靈披上安靜的衣裳。

呀！

是多麼的慰人呵！

是多麼的振奮！

啟示

千里

晨曦向綠色的大地微笑，葉端的露珠閃閃光亮；引起我追求人生的願望，一種不期的內心快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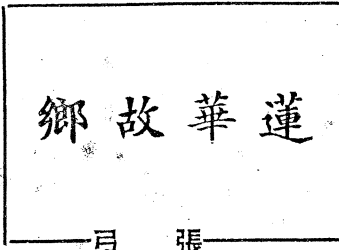
有什麼比這更更富情趣！

仰臥於藍天底綠茵草上，讀着宇宙人生真理的詩章，妮麗的陽光撫慰田野。

一字一句灌溉生命的果園，滋潤心靈的智慧花蕾，諦聽枝頭活潑的小鳥歌唱，溫柔的春風使萬物向榮。

陣陣的吹來沁人幽香，陶醉於這微妙的情景，直至天際懸起瑰麗晚霞，駕起生命的白帆駛向西方。

三十五。



雲霧間有野鶴飛翔；

來時的歲月裡，

曾遺忘了去時的歸航；

舊地間，

聽見了海潮聲聲數响，

呵！原來是一平春水；

故鄉却在這染上。

是我自己的蓮華舞上。